

千帆过后我帆现

庞荣棣

本人史量才先生树碑立传, 被业内人称为“单打独斗”型。其实, 在漫长“寻找史量才”的征途上, 不断有前辈、师长前后相继指点、引导, 还有包括外地的众多朋友及各有关领导扶一把、帮一阵的感人故事很多, 报刊、电视、网络的传播助推也功不可没。然而, 本人一介业外草民, 局限多多, 知识面狭窄、寻查资料、寻访史公的亲朋好友及其上下级同事等都有难度。由一无所知, 到追梦般执着, 老牛破车, 拖到今年是第29个年头了, 深感力不从心。要想单独完成还原史公这位历史人物使命, 再穷毕生心血和生命怕也难胜任, 渴望成立研究会, 已势在必行。

被誉为我国一部近现代史、一本百科全书的《申报》是海派文化的标志; 作为《申报》舵舵人的史量才凭着自觉自信的使命感、责任心, 把《申报》的改革、创新业绩推向了辉煌的峰巅, 成为万众瞩目的报界泰斗。同时, 他为了“富民富国”理想, 还在出版、教育、金融、实业、宗教、政治等多领域均有建树; 他有“有人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高尚风骨; 有着传统文人琴棋书画的情趣爱好, 不失为海派文化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在无法挂靠的情况下, 我们一群关心、敬重史量才的朋友决定到史公第二故乡松江泗泾镇组织一个沙龙。大家一致认为史量才从跨出杭州蚕学馆校门, 到遇难的30多年, 全部的生活、功业都在上海, 为他这位海派历史文化名人建立一个专业研究会, 上海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记者陈佳欣将我们的强烈呼声写成《沪上十余名专家共聚泗泾一拟成立上海史量才研究会》报道发表于《松江报》上。

泗泾聚会给了我们底气 and 决心。不久, 找到上海历史学会熊会长寻求挂靠, 他毫不迟疑, 一锤定音! 千呼万盼, 终于见到了正果。

2013年3月9日, 上海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会”终于在松江区泗泾镇史量才故居宣告成立、揭牌了。

回顾我们筹建“专业委员会”摸过, 不胜感慨。29年来, 从单枪匹马的零起点, 摸着石子过河, 到长论短文见诸报刊, 且多次被港澳台媒体转载, 尚有两大浅显、与学术规范有相当距离的“史量才传记”先后出版; 也许, 每年海宁观潮节上, 成千上万的观潮者都会在史量才纪念碑前瞻仰徘徊, 这里有我6年无数次奔波……但, 这些仅是个人所涉及的表面“碎片”、“点”而已。

我们深知“上海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的任重道远。让李白豪情万丈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来鼓舞我们的信心和决心吧。



瑞雪 (中国画) 荣徐辉

看看那个。”他又指指边上的另一棵细细的树, 像一根立起的跳绳, 光秃秃的枝干上翘着几根像丫头辫子的枝, 叶头团拢, 看着离奇, “山楂树, 就要有花, 了, 结的是大山楂, 等结的时候, 你来尝尝。嫁接的, 不嫁接哪有这好品种!”

我慢慢开着车, 他的电动车在我边上。他笑嘻嘻的。我不是想, 是因为他今天挣到钱了; 我宁可想, 因为今天有人买了他的好品种, 嫁接的, 你看看这品种, 甜得很!

他抱起一包土: “我带一包山土给你! 樱桃熟了, 鸟会吃, 盖张鱼网在上面, 就吃不到。我买的鱼网到了, 就给你送去, 不收你钱, 鱼网论斤称, 不值钱!”

我买了一颗樱桃, 一棵山楂树, 共450元。《山楂树》, 那是我唱得不但迷住自己, 也把别人迷住的歌, 哈。

我把树挖了出来, 装上他的电动车。他装的时候, 还用绳子把树固定好, 说: “我做事仔细, 不固定好, 会碰来碰去。”我说: “你周到, 人家下次还会来, 有第二次。”他说: “不周到, 第一次也不想去!”

我看着他目光。目光真是老老实实, 干干净净, 语气里全是洋溢, 全是嫁接, 全是好品种!

乡下老屋, 在龙年重阳节拆了。从此, 老屋淡出了视线, 远离了现实, 走进了我永远的回忆。

逝去的老屋

许家福

老屋正在不停地衰老, 我每一次回到故乡, 都能感受到时光的流水在它一点点浸渍。尤其经过这几年台风暴雨的侵袭, 老屋竟然出现了漏雨渗水的现象。记得母亲讲到老屋漏雨时脸上掠过的那一丝不安和心痛的神情, 让我心里不禁一颤。

是呀, 老屋破旧了, 母亲也年迈了, 身为子女, 理应有个考虑, 总不能让上了岁数的母亲, 独自守着老屋, 饱受风雨之苦呢!

当年祖辈建造此屋时, 曾倾其所有, 请上镇里最好的匠人建造, 这一点现在依然可以从老屋的梁柱斗檐、六扇大门中可见一斑。事实上,

是, 那绝顶艳丽的兰花, 高高的花茎, 深棕色的根部自下向上逐渐变淡。修长的花蒂黄中带绿, 顶端绽放着数朵淡紫色的花朵, 其花瓣匀称, 花心洁白, 吐出几枚黄色的花蕊, 煞是动人。走进厅堂, 我抬头一眼瞥见那高高挂着的爷爷遗照, 再回头看看那满园生机勃勃的鲜花, 不由对爷爷肃然起敬, 他留给后辈的不仅是花卉, 还有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情趣啊!

十日谈

兰之恋

明日请看一篇《让人警醒的展区》

我应该属于喜欢种花的。但是我种花很容易死。小时候连种凤仙花、鸡冠花都死。原因是我最喜欢浇水, 上午浇, 下午浇, 今天浇, 明天继续浇, 好像种花的好玩是因为能够浇水, 所以花都是被我浇死的。

这两年, 我至少种了一百棵月季了, 但是只活了八棵。其中有一棵还是突然从土里冒出来的, 属于哪棵死了的但是根还没死的枯木逢春, 让我激动得摩拳擦掌, 站在那儿就想起了很多哲学, 很多人生比喻, 忘记了是瞎猫抓住死老鼠。不过, 这棵从没死的根里冒出来的月季, 正在活着, 而且渐渐长大。

我种过牡丹, 死了, 种过大丽花, 死了。种过海棠, 死了。种过米兰, 死了。种过玫瑰死了。种过杜鹃死了。那棵杜鹃是250元买的, 红的白的开得像天堂。买的时候, 那个卖花的虽然表达能力不好, 但还是认真告诉我, 最好放在朝北的地方, 如果放在朝南, 阳光只能星星点点,

去泰康路田子坊采访一位时装设计师, 听到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她与小她三岁的法国艺术家情定打浦桥的动人传奇, 像她LOFT风格工作室里悬挂的那几匹翠绿溢蓝的布匹——上海这个地方, 总是不缺这类活色生香的传奇。

采访完, 去找在田子坊开画店的小方, 她陪我在里头逛。迷宫般的弄堂, 聚合了许多创意特色店和艺术作坊、茶馆、露天咖啡座、画廊……还有不少民房充塞其中, 若不是小方带路, “路盲症”的我铁定晕菜。

在家店试了件灰色毛衣, 老板不还价, 小方不让买, 说意思不大。逛了几家店, 我讪讪地说, 不然我还是去买吧? 小方坚决, “别! 意思真不大。”

和小方告辞, 一上出租就堵, 向前开了十几米左右, 我做了个决定, 付了起步费, 下车, 又潜回田子坊。找了N遍。快灰心时, 终于七拐八绕找到那家店, 从女店主手中接过那件灰色毛衣, 一路还防着遇到小方, 怕被她气我的蠢和冥顽不化。

买下了, 也没多特别, 穿的时候也不对, 要等到来年春。不过如果不买, 会更纠结。这是德性, 也是人性: 世间衣橱因此有诸多甫一买下便弃如敝屣的物件。

买下后, 果然一次未穿。镜前它怎么穿也不适合, 它和那天下午田子坊小店的镜前是同一件, 可有某种质的区分。这个“质”是从哪儿分道扬镳的? 镜子的不同? 服装店的镜子映出的常像个幻影, 如博尔赫斯的诗《镜子》: “……上面有时候掠过左右相反的鸟/虚妄空幻的飞翔”。

小时候, 我住在乡下, 老房对面有一个花园, 爷爷在里面种植了各种花卉, 月季花、杜鹃花、茉莉花、兰花……在爷爷的精心栽培下, 香气四溢, 竞相争妍。记得我十二岁那年, 县城举办了一个花卉展览会, 我爷爷特地挑选了好几盆兰花送去参展, 他的兰花还得了奖呢, 可见爷爷栽种兰花的功底非同一般, 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从此, 一有空余时间, 我便溜进自家花园, 看爷爷如何摆弄兰花。爷爷是个能舞文弄墨的清末“秀才”, 知识渊深, 又和蔼可亲, 他告诉我, 兰花大都生长在深山幽谷之中, 性情娇贵, 不易移植, 即使能够成

可我还是放在了朝南, 而且阳光好像也不是星星点点, 结果照例还是死了。时间没有超过半个月。

我种昙花也死。昙花倒是种了很久才死的, 但是它开了几次花就再也不会开花, 昙花不开花, 活着如同没有活。后来就死了。能

栽种

梅子涵

把昙花种死的人, 他自己都知道, 水平不是一点点! 昙花开花虽然只是珍贵的一瞬, 但是它本身实在是很不容易死的。

但是我仍旧喜欢往卖花的地方跑。手插在裤兜里, 口袋里煞有介事地兜。兜过来, 兜过去, 然后就又买了花回来, 种得满头大汗, 盼望怒放。

这一回, 我依旧那样兜来兜去的时候, 一个男的对我说: “你可以进来看看我的果树。”我就跟进去了。

他的塑料大棚的铺子里没有花, 全是果树, 是什

和镜子是有机一体, 不可分割。在这里买下衣物比其他地方容易, 镜子和音乐合谋了一个更好的“我”。

也许因为这面镜子, 她开价并不公道。大概也因这面镜子, 她对不公道理直气壮, 像因为镜子对顾客有了开价的特权。

买回家的衣物, 与在店里试穿的感觉常出现偏差, 像鱼必得游于水中, 离了那面黄杨木镶边的长镜, 离了店子, 人与衣的结合显得板滞。原来, 在店内买下的不单是衣物, 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包括店的气息。衣物也要“气”养的。

并不因此就不去了, 仍然去, 试衣, 音乐里, “感觉自己被某种轻盈替换”。

有次整理衣橱, 把田子坊买的灰毛衣理出送人去了。想起在田子坊内执意寻找的那段路, 像进入了一段幽味的隘口或迷宫。“买下它!” 有个声音一遍遍在耳畔呼叫, 为何要买下它已不重要, 甚至与那件衣服本身无关——那焦灼而盲目的寻找多么似曾相识!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 这躁动令世界虚化成那件目标物, 它被无限放大, 放大, 以不由分说之力控制着心智。即使, 你明知那只是出于一面镜子的幻觉, 等待你的将是另面现实之镜, 仍无力挣脱它的映射。

那面镜子, 像海妖塞壬蛊惑人心的歌声, 也像某类情爱! 当置身其中, 被某种激情钳制, 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奔赴。

当一切平复, 歌声停止, 当一件衣物, 一桩情爱, 离开那藏着折射秘密的“镜子”, 回到与现实平行的光线, 世界重又整饬开阔。我想起在田子坊急切的寻觅之路, 它只是许多分岔路径中的一条。

活, 也难免会植株退化, 花朵走形, 香味变淡。爷爷还无师自通能画兰花, 兴致上来, 他头戴草帽, 端坐在花园里的石凳上, 拿出宣纸用毛笔描摹各色兰花, 半晌工夫, 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画就呈现在眼前了, 我非常敬佩。于是, 我从小就知道种植兰花的不易, 对兰花的喜爱之情却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我们全家迁居上海时, 叫爷爷一起来, 但他固执地拒绝, 他说舍不得故乡的一草一木, 舍不得亲手栽培的兰花。爷爷很长寿, 活到九十二岁才无疾而

么果树, 我不认识, 像我这样的种花“专家”是不知道果树的。

他说: “你看看, 这是樱桃, 你看看这品种, 嫁接的, 乌克兰樱桃, 不嫁接哪有这好品种!”

我这个人就不能听人家说外国货, 一听乌克兰, 感觉立刻就来了。枝上已经有了不少的青果子, 树不高, 枝干也细细的, 但是不知怎么, 我已经能看得见明天的胜利景象了!

“这是乌克兰的?” 我不放心地问。“乌克兰, 你看看这品种, 嫁接的, 甜得很。” “多少钱一棵?” 我心里想, 一千元差不多吧。 “360。”

我也属于刁民。心里想的是一千元差不多吧, 可是一开口却说: “360太贵了。”

男的老婆端着饭碗在旁边, 说: “他这个人老实, 价钱不喊贵的。”

男的蹲下来摸着树, 看着我, 说: “我这个人老实, 不瞎喊的, 你看看这品种, 我都是搞好品种, 你再

买回家的衣物, 与在店里试穿的感觉常出现偏差, 像鱼必得游于水中, 离了那面黄杨木镶边的长镜, 离了店子, 人与衣的结合显得板滞。原来, 在店内买下的不单是衣物, 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包括店的气息。衣物也要“气”养的。

并不因此就不去了, 仍然去, 试衣, 音乐里, “感觉自己被某种轻盈替换”。

有次整理衣橱, 把田子坊买的灰毛衣理出送人去了。想起在田子坊内执意寻找的那段路, 像进入了一段幽味的隘口或迷宫。“买下它!” 有个声音一遍遍在耳畔呼叫, 为何要买下它已不重要, 甚至与那件衣服本身无关——那焦灼而盲目的寻找多么似曾相识!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 这躁动令世界虚化成那件目标物, 它被无限放大, 放大, 以不由分说之力控制着心智。即使, 你明知那只是出于一面镜子的幻觉, 等待你的将是另面现实之镜, 仍无力挣脱它的映射。

那面镜子, 像海妖塞壬蛊惑人心的歌声, 也像某类情爱! 当置身其中, 被某种激情钳制, 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奔赴。

当一切平复, 歌声停止, 当一件衣物, 一桩情爱, 离开那藏着折射秘密的“镜子”, 回到与现实平行的光线, 世界重又整饬开阔。我想起在田子坊急切的寻觅之路, 它只是许多分岔路径中的一条。

活, 也难免会植株退化, 花朵走形, 香味变淡。爷爷还无师自通能画兰花, 兴致上来, 他头戴草帽, 端坐在花园里的石凳上, 拿出宣纸用毛笔描摹各色兰花, 半晌工夫, 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画就呈现在眼前了, 我非常敬佩。于是, 我从小就知道种植兰花的不易, 对兰花的喜爱之情却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我们全家迁居上海时, 叫爷爷一起来, 但他固执地拒绝, 他说舍不得故乡的一草一木, 舍不得亲手栽培的兰花。爷爷很长寿, 活到九十二岁才无疾而

看爷爷栽兰

范正青

屈指算来, 我阔别家乡已有四十多年, 爷爷早已离世。去年金秋时节, 我回到家乡看望堂兄弟姊妹, 经年不见, 家乡的变化巨大, 记忆中的小花园仍在, 只是面积缩水了, 因旁边盖起了一幢红墙青瓦的新房。令我感到惊喜的是, 花园的中央砌筑了一个圆形的大花坛, 里面栽满了婀娜多姿惹人喜爱的花草, 夺人眼球的

镜像

陈蔚文

